

仲秋南遊一日記

文／鍾肇政 攝影／簡豪江

緒言

提起筆來，禁不住地有萬千感慨湧上心頭……

多少歲月，沒有這麼樣地靜下心來，這麼樣地鄭重其事，又慢條斯理地攤開稿紙，拿起了這支新購的筆，讓心思馳騁、迴旋……

是的！我有不得不寫、不可不寫的事情、心情及理由，那就讓我這個早已宣告停筆的八四高齡老朽作家試著寫寫看吧。

噢噢，我敬愛的四五十年老友葉石濤，和我思念的不幸早逝的摯友鍾理和遺孀、剛剛辭世的「平妹」女士——這是促使我這一刻勉為其難地提起筆來的兩位人士。我是這麼急切地要寫他們，然而這裏還是依序先交代這次讓我大老遠地跑到南部走了一遭的情形吧。

鍾肇政文學展

位於台南市的「國立台灣文學館」好幾個月前就說要辦個〈鍾肇政文學展〉，並且還開始了籌劃，最後訂定十月十七日開幕。

於是，我順理成章地受邀參加開幕的儀式。

但是，我又怎麼能夠參加呢？因為家裏有著病了幾個年頭的、脊椎骨一連開了三次刀的老妻啊！

曾經參與是項展覽籌劃工作的外孫女王媿（我平常都叫她細芳），說明現在有高鐵可搭，頂多五六個小時便回來，力勸我跑這一趟。連老妻也表示我應該去，不必為她多所掛慮。

我猶疑復猶疑，並自問：難道我老得五六個小時的舟車勞頓都禁不起了嗎？我深居簡出也有好一段日子了，出去走走看看，不也是滿有意思的嗎？這麼想著想著，於是就決定跑這一趟了。

是日一大早，我就叫了一部計程車出門。車過平鎮時，接了要陪我同往的細芳，費時近一個

小時，來到第一次見識的高鐵桃園站。

下了車一看，我忍不住疑惑起來。這就是高鐵站嗎？佔地好像不小，但幾乎看不到高大的建築，與記憶裏的紐約或華府車站的巍峩壯觀建築，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身旁的細芳可不管我驚疑不驚疑，一把拉住我往裏頭走，然後把我按在頭排的沙發上落座，自顧走過去，原來是排隊買票去了！

不久，票買妥了；她又拉著我走。這回是乘上電梯往下掉，原來月台是在地下啊。又不久，我們已安坐在車上了。舒適，而且也整潔漂亮，但整個車廂就只我們祖孫倆。我又開始驚疑了！

「空車……放空車啊……」我自言自語。

驚魂甫定，凝神一看，窗外的景色急促地往後飛掠而去。我似乎猶在疑惑，只能傻傻地望著迅速變換的窗外景色。感覺上，好像才那麼片刻吧，風景已不見了，卻徐徐地在眼前出現了「新竹」兩字，並且也上來了幾位乘客。

不容我再傻裏傻氣地驚疑，我面臨的是——噢噢，台灣變小了！原來，這就是時速三百公里。一點也不假，我這老鄉巴佬不得不歎服了！！

台南的高鐵站似乎也是在郊區，到文學館有好一段路，有勞館內同仁前來接我，我們終於來到睽違多時的台灣文學館。

據稱今天也是五周年館慶，在大廳裏的簡單儀式上，從司儀到一位說明的談話之後由館長鄭邦鎮老友上台致辭，一律河洛語發聲——外孫女不知從哪裏聽來的，說館內須用河洛話，是由館長規定的。老友說畢要我上台說話，閃電般掠過我腦際的是：「我可不可以也用我的客家話來談談呢？」，但這只是一瞬間的思維，衝口而出的卻是華語。大概三數分鐘吧，說畢就下台了。

接著，老友表示要引導我看看展覽的物件，我於是跟著他步出大廳，來到陳列室。不用說，那些拉拉雜雜的東西都是從我書房裏搬過來的，這裏當然不必一一寫下來。唯獨有兩件我覺得不可不一記，其一是我的老書桌，另一件是一枝老毛筆。

我那個老書桌，數說起來已有五十多年歷史。那是民國四十年代中葉吧。當時，我已經漸漸開始寫起東西來了。那時候還不老的老妻多半是覺得我愛寫寫文章，而且也確實經常地都在寫，所以立意要為我弄個像樣些的桌子。就有那麼湊巧，一位住在不遠處的木匠鄰居說有一塊上等的木料，可以「打造」一隻好書桌，只是價錢不低——記得這還是事後老妻才告訴我的——九百元！！

我簡直是驚住了！

九百元，在一個卑微的小學教師，月入四百五〇元，那幾乎是天文數字啊！然而，事實已造成，書桌雖然被抬了回來，放在六、六、二蓆他他米的教員宿舍的第一個六蓆房間。那也是我家的客廳兼居室與臥房的房間，加上一把藤椅，房間好像忽然變得好小好小了。不過我內心裏是興奮莫名的，我偷偷地雀躍不已——以後我可以有自己的書桌了，我確確實實地覺得，那是「不得了」的事啊！我於是寫寫寫，下班回來，寫，夜裡，寫，週末、禮拜、寒暑假，更是大寫特寫……

免不得地，我也驚疑過——哪來的這筆巨款呢？老妻笑吟吟地告訴我，那是她養豬賺來的。幾頭小乳豬，養了不過一個多月光景，變成每頭二十幾斤的豬仔了，賣掉，賺了三四百元。又一批，再一個三四百元，書桌的款子就有了！



我寫得不亦樂乎——事實卻根本不是一個「樂」字所可形容，我必需與退稿搏鬥，簡直可以說是一段「苦難」的日子。

從民國四十年我寫第一篇稿子僥倖獲得發表之後，是一連串的退稿的日子。一個讀日文說日本話長大的大孩子，我須用日文思考，用日文起草稿，然後自己苦苦地譯成華文，這才算完成一篇稿子。自然的結果是連連的退稿又退稿。

但是，偶而也有被採刊的。於是從十投九退，漸漸地變成十投八退，七退，六退……直到長篇《魯冰花》上報連載，好不容易地才脫離退稿的苦海。那已是民國四十九年，易言之，我花了整整十年歲月，才成了一名被肯定的作家，寫作生涯算是初步走上坦途。

這一切的一切，就都是拜這隻書桌之賜。這一刻，它被陳列在眼前，它彷彿像一位入定的老僧，安坐在被壓克利玻璃圍起來的展覽室一角，桌旁還繃縮著一隻塑膠豬呢。它是那麼鄭重其事地被「供奉」著。噢噢，那是它這個老古董應得的位子。桌面曾經一團黑亮的台灣漆早已脫落了，以後的西洋漆儘管漆了幾次，仍顯得黯然無光。但是，不管如何，它可算早已完成了它的使命。

另一件我要提的是我那枝老毛筆——其實，這枝老筆並沒什麼好提，它只是老而已。究竟多老呢？不必多所思索，是我升了中學以後，上「書道課」用的，不折不扣是歷經七十年滄桑的古物。想不起已有多少個年頭，它被棄置不用了。這次，到我家來搬展覽物的同仁們，把我書桌上的新舊毛筆通通搬去了，意外地這枝老古董也在其中。

展示檯上，這老筆和多枝毛筆擺在一起，卻顯得它是那麼獨特。我幾乎願意說，它雖然默默無言，卻似乎透露著一抹傲氣，睥睨左右。我在內心裏忍不住自語：噢，老友，別來無恙啊……

葉老與「平妹」

瀏覽一過，陪在我身邊的老友彭瑞金教授催我上路了。

我又驚疑起來。時近中午，豈不是應該先吃些館方準備的自助餐點嗎？不料一隻金屬製器皿被送過來了。裏面正是幾樣餐點。細芳接下來，不由分說地就被拉去鑽進瑞金老友的自用車，加上彭夫人，一行四個人就出發了。

老友說是先到美濃鐵民家，然後赴左營看老友葉石濤。我這回不再驚疑了，雖然兩處都在我預定的行程之外，然而瑞金老友既然這麼安排，那我就任由他載著跑吧。

車子開得很快，往外一望，馬路變寬了，與記憶裏的這段路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我禁不住地又苦笑起來，我這個鄉巴佬真是結結實實地被拋在時代後頭了。

這也難怪，我不記得已有多少個年頭未走過這條路了。曾經有幾次搭上鄉下的巴士，一路搖啊搖地，大概兩個小時都不止吧……想著想著，就兀自落入沉思。

民國四十九年，我花了一整個寒假寫成了長

篇《魯冰花》，投寄當時由林海音主編的聯副，意外地獲得採納，開始連載。我驚喜之餘，急切馳函理和兄，大意說：這個連載的位子讓我佔住了，希望你也寫個長稿投寄，以便續佔這個位子。理和兄想必是拼命地寫起來的吧，卻在八月四日這一天突然吐血身亡！！

不幾天後我接獲鐵民的信，震駭之餘火速束裝出門，不料搭巴士趕到中壢火車站，始知火車因水災停駛了。這應該就是所謂的「八七水災」那一場罕見的大水災吧。但是，我內心裏卻萌生了一份內咎，認為理和兄恐怕是因為我逼稿逼得急，才會這樣慘死，我真是罪不可赦啊。我這份自責一直使我耿耿於心，直到近五十星霜之後的這一刻，猶使我刻骨銘心，深自懊悔不已。而他這樣幾乎可說是以性命換來的最後遺著，就是七萬言中篇小說《雨》。

我也還有一樁記憶，鮮明地留在腦膜上。那不久之後在他們住居近傍處舉辦的《鍾理和紀念館》破土典禮。我與遺孀、理和兄筆下的「平妹」各持一把鋤頭掘下一鋤的場面，因為現場留下照片，所以歷久難忘……

歷時近一個小時，我們總算來到鐵民家了。鐵民馬上引導我到靈位前，交給我一炷香。我萬感交集，理和身故後的這幾十年來的點點滴滴在腦子裏彼起此滅，與那份存在心底的內疚交織成幽微沉重而又無限莊嚴的交響曲，在我胸臆間鳴響著。尤其生前未能謀得一面，僅憑魚雁往返而建立起深摯而堅貞有若磐石的情誼的故友形貌，清清楚楚地浮上眼前，使我益發痛感眼前這位剛剛往生的理和筆下可敬可愛的「平妹」，更加的親近，彷彿就像過往不少次晤面時一樣，滿臉堆著吟吟笑容與我閒話家常……

就在我這麼上香膜拜，低頭讓往事一幕幕迅速地映現之際，一旁的鐵民開口了。

「媽，肇政叔來給你燒香啦……」

就在這句話說完的當口，突如其來的傳出宏亮又迫切的巨聲。那是鐵民的哭號聲。

「啊嗚……！！」

我從未聽過這麼巨大淒切的哭聲，一時彷彿天地為之震顫撼動，山鳴谷應，帶動了四下齊聲湧起的哭聲鋪天蓋地而來。我使勁地咬住牙關，不讓哭聲迸出來，就那麼久久地嗚咽著。

噢噢，正如俗語所說，這是感天地泣鬼神的一刻，顯示出理和兄辭世後這近五十年來，母子倆相依為命、情真意切的境況，連這時無端地在腦膜上映現的理和遺容，似乎都在淚眼滂沱……

好不容易地才使心情平復了些許，一看，幾個老友不知何時也趕到了，良澤、瑞明、炯明……我一一握手致意，卻已無法多聚敘闊，匆匆地被瑞金催著依依離去。

是的，我還要趕場，我必需前往左營探望臥病的老友葉石濤。

這一段路程，不像台南到美濃的近一小時，差不多半個多小時就到了。我急切地要探望這位四五十年的老友，我與葉老早在民國五十年代早期就相識了。我們同年，可算是現在文壇上僅存的老者，稍早我已聞知他病得不輕，未料當我站在加護病房裏的葉老牀側時，才發現到他插著管子不省人事了！！

「石濤！石濤！……我來了……」

我俯下身子一聲聲地呼喚著，一如往常地，用的是日語。

「打開眼睛啊……眼皮動一下也好……石濤……」

他終究未打開眼睛，連眼皮動一動都沒有。

一陣酸楚排山倒海般襲上心口，使我泫然欲泣。我還一連叫了幾聲，終於不得不放棄了。就那樣木然站立片刻，滿懷不忍地退出加護病房。

未能進入房內的細芳與彭夫人早已哭泣了好一會了。

「聽到阿公用日本話那樣地呼喚著，忍不住就哭起來了……」細芳說。

接著，在瑞金夫婦倆的堅持下，就近在一所餐廳叨擾了他們一頓晚餐，然後在燈火闌珊裏搭上高鐵北返，結束了這一趟南部之旅。

附記

之一：或曰：鍾老老矣，尚能寫否？

答曰：只能如此這般，囉囉嗦嗦地，不成樣子啦。

之二：本文執筆當中，突接林鍾隆老友過世的「訃聞」，享年七十有九。又走了一位老友，使我在即將結束這篇蕪文之際，又多了一層感觸與悲淒。奇怪，十七號那天才在文學館碰面的，怎麼第二天就猝逝了呢！？

此處只能默默地悼念這位相識也有近六十年的老友……

（二〇〇八年十月廿六日）



鍾肇政

1925年生，桃園龍潭人。小說家、編輯、翻譯家，專事寫作，並為寶島客家廣播電臺董事長。重要作品有《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馬黑坡風雲》等。曾獲國家文藝獎、二等景星勳章、總統文化獎百合獎、二等卿雲勳章、首屆客家終身貢獻獎等獎項。

編按：

一、鍾老此文，誠令文壇感喟。而手跡原稿捐贈台灣文學館彌足珍貴。

二、館慶開幕式各人發言，隨機隨緣，文首謂台文館館長規定館內須用河洛話，並無此事。謹此註明。